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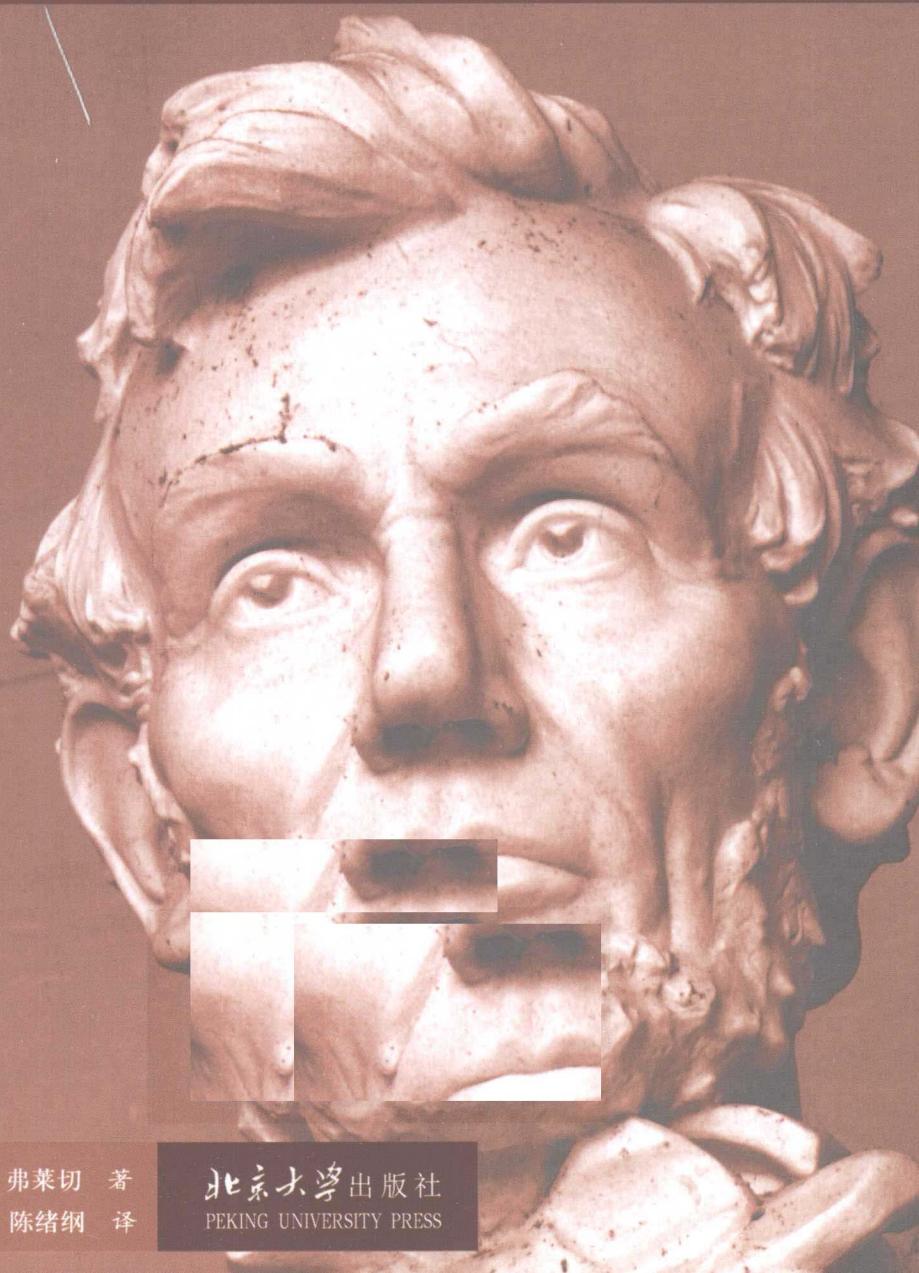
2001 年度全美出版商协会法律类最佳图书



宪  
政  
经  
典

# 隐藏的宪法

林肯如何重新铸定美国民主



图书馆

治·P. 弗莱切 著  
陈绪纲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宪政经典

0971.21

36

# 隐藏的宪法

林肯如何重新铸定美国民主

Our Secret Constitution:

How Lincoln Redefined American Democracy

〔美〕乔治·P. 弗莱切 著

陈绪纲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2009年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1-2009-404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藏的宪法:林肯如何重新铸定美国民主/(美)乔治·P.弗莱切著;陈绪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7

(宪政经典)

ISBN 978-7-301-15412-0

I. 隐… II. ①弗… ②陈… III. ①宪法 - 研究 - 美国 ②林肯,A. (1809 ~ 1865) - 民主 - 思想评论 IV. D971.21 D77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5181 号

**书 名: 隐藏的宪法——林肯如何重新铸定美国民主**

著作责任者: [美]乔治·P.弗莱切 著 陈绪纲 译

项目策划:博珩图书编译室

责任编辑:白丽丽

装帧设计:第零书装部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412-0/D · 2339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law@pup.pku.edu.cn

电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7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8.75 印张 245 千字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 葛底斯堡演说

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块大陆上，缔造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她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

现在，我们正打着一场大内战，以考验这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像我们这样孕育于自由之中，并奉行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原则的国家，是否能够长治久安。我们来到这场内战中的一个伟大战场。我们来到这里，要将这战场的一部分，供奉那些曾在这里捐躯、以求这个国家能够生存下去的烈士们，作为他们最后的安息之所。我们这样做，完全理所应当。

然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我们并不能奉献这块土地，我们不能用它来献祭，我们不能赋予其神圣意义。那些曾在这里战斗过的勇士们，无论是幸存者，还是阵亡者，已经使这里变得神圣了，这远非我们的微薄之力所能改变。我们在这里说过的话，世界将会很少注意到，也不会有人长久记住，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将士们在这里进行的英勇战斗。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倒是应当在这里，把自己奉献给曾在这里战斗过的人们一直勇敢推进的那一未竟事业。我们倒是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给仍然留给我们的伟大使命。我们要从这些光荣阵亡的将士们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曾竭尽全部忠诚为之奋斗的事业，我们要在这里立下豪言壮语，使这些阵亡者不致白白牺牲。我们要让这个国家，在上帝的福祐下，获得自由的新生。我们要让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存。

亚伯拉罕·林肯

1863年11月19日于葛底斯堡公墓

## 序　　言

五年前,我在莫斯科作演讲的时候,有人问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欧洲人和美国人对于言论自由的范围,采取如此不同的立场,尤其是,为什么是欧洲人,而不是美国人要禁止仇恨性质的言论?这个难题,令我开始思考欧洲和美国宪法传统之间的系统差异。演讲时,我阐明了几点主张,这触及本书中的某些观点。布鲁斯·阿克曼以他独特的方式称赞了我几句,说我“有点想法”。这是我对美国宪法历史作一番广泛探索所需的全部鼓励。当蒂莫西·麦克维被指控在俄克拉何马城联邦大厦安置炸弹杀害 168 人时,我的研究正处在中期,在麦克维眼中,这一以共和国名义所作的恐怖行动和大规模谋杀罪行,符合开国元勋们的建国意图。

事儿有点离谱了。1787 年崇高的美国梦,到头来怎能成为俄克拉何马城的凶杀恐怖呢?我们美国人——我们可是革命神话的守护者——又如何能在不认可麦克维的扭曲观念的同时,控告罪犯、讲授法律、撰写著作呢?我们培育了有关美国革命中所确立的基本自由的空想文化,而接下来,我们又对那些把这些空想当了真的人拿死刑来伺候。

x

我断定,这必定有故事的另一面。我们一定隐藏了什么东西——某些大部分人都知道,但像麦克维之类的右翼狂徒从未理解的东西。这个被隐藏了的,正如我最终所阐释的,正是《隐藏的宪法》一书。这个隐藏的宪法如何产生,又如何形塑我们的生活,变成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

我对宪法历史重新解释的第一次尝试,出现在《新共和国》杂志 1997 年 6 月号一期的一篇名为《不可靠的宪法》的文章中。那篇文章所得到的反响使我确信:更详尽地讲述这个故事还是有听

众的。幸运的是,我的代理人安吉拉·米勒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辛西娅·里德同意并鼓励这个项目。我感激这些忠实的读者和顾问们。

当我开始把自己的想法向各法学院的同行们介绍时,他们愿意听取、考虑有关我们宪法历史中的新颖意见,这使我感到很惊喜。我记得并感激来自罗伯特·波斯特、肯·卡斯特、阿克尔·阿玛、肯特·格林沃特、安东尼·迪勒夫、戴维·理查德兹、桑福特·莱文森、阿瑟·雅各布森、马克·图辛尼特、安德里耶·拉帕辛斯基,当然,还有布鲁斯·阿克曼的热情鼓励。无论对于读者,还是对于我本人而言,讲述葛底斯堡和内战的故事很难做到饶有趣味——要不是我愿意从南方人的观点来思考战争的话。我还非常感激我的朋友斯蒂夫·谢帕德——密西西比的忠实之子——耐心地带我领会在“裂开的房屋”中,正如在大多数争议中,会存在两个角度的看法。谢帕德对历史细节的理解远胜于我,他大力帮我把事实理正确。

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出美国史学家们,在我向他们讨教时非常慷慨大度。安德斯·斯蒂芬森和艾里克·福纳阅读了我的手稿,并给予我一些有益的提示。我意识到,作为一个法律人,我对历史的叙述,带有一种专业历史学家不一定具备的解释激情。然而,我还是很高兴与那些历史学家找到一种共同语言。

我的有关宗教和救赎的许多观念,1999年4月在耶鲁大学的一次政治理论研讨会上得到了不错的考验。我感谢斯蒂文·史密斯、约翰·麦考密克、罗伯特·亚当斯让我获益匪浅的评论。

我还要对爱寇·延卡、杰里米·帕姆、戴维·亚历山大、玛格丽特·加尼特,以及我的讨论课上其他学生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他们所有人都在不同阶段参与了对这些观念的锤打精炼工作。弗兰克·洛西对我的跋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批评意见。我尤其还要感谢罗素·克里斯多福,他在这本书以及其他许多书中,作为我信任的助理与我一起工作。

提到所有这些朋友和同行的名字,使我想起在写作每一页时

所感受到的快乐和心智上的探险。一个人只能希望这种快乐会传递给别人,希望读者们会表达他们自己对这些主题的意见。那些愿意这么做的人可以把自己的观点贴在 <http://www.LegalDiscourse.org> 网站上,并阅读其他人的反应意见。

期待这本书,以及后续的讨论,能有助于形成对内战和美国宪法观念崭新而更好的理解。

乔治·P. 弗莱切  
2000年12月于纽约

# 目 录

导论 为隐藏的宪法一辩	1
隐藏的第二部宪法的源起	2
对历史的另一种解读	10
<b>第一章 法律上的救赎</b>	<b>14</b>
法国和德国在法律上的救赎	15
内战作为救赎的途径	22
跟原初意图不相干	28
<b>第二章 激越的葛底斯堡演说</b>	<b>34</b>
<b>第三章 民族国家</b>	<b>56</b>
美利坚人民作为单一、有机联系的民族国家	60
两位哲学家：布朗森与利伯	64
<b>第四章 忠诚与背叛</b>	<b>75</b>
约翰·布朗的突袭：罪行、战争，还是叛国？	76
捕获案：战争，非战	80
在“净化”一词发明之前的净化	81
杰斐逊·戴维斯作为南部邦联的象征	88
<b>第五章 平等</b>	<b>91</b>
民族国家作为平等的熔炉	97
平等的宗教基础	101
人的尊严作为平等的象征	106

## 2 隐藏的宪法

另一种解读	108
革命的新篇章	110
<b>第六章 子虚乌有的革命</b>	<b>113</b>
新奥尔良屠户的困境	119
民族国家与公民权	123
平等	130
剧院里的种族隔离	132
<b>第七章 徒有其表的平等</b>	<b>143</b>
投票权难题	148
教育中的平等	155
对不平等的辩解	165
<b>第八章 正义信条：诞生与再现</b>	<b>169</b>
沉重的开端	170
平等的两个分岔	173
人人生而平等原则的复现	181
<b>第九章 隐藏的宪法重见天日</b>	<b>195</b>
各条宪法修正案	196
对受害人的同情	203
公民社会	206
个人尊严	212
信教者与不信教者眼中的平等	215
<b>第十章 政府作为清算历史的伙伴</b>	<b>218</b>
自由之悖论	219
有关政府的两种概念	223
<b>第十一章 中庸之道</b>	<b>232</b>
<b>跋 一波三折的 2000 年大选</b>	<b>237</b>
1876 年大选	241
对民族国家与民主观念的重新思考	245
佛罗里达与 2000 年的民主状况	249
最高法院干预	254
<b>索 引</b>	<b>267</b>
<b>译后记</b>	<b>285</b>

# 导论 为隐藏的宪法一辩

1

我们围成一圈跳着舞、猜想着，但奥秘端坐中央，洞悉一切。

——罗伯特·弗罗斯特

亲爱的读者，你们将读到一个微妙而不同寻常的见解。我想让你们把法律和宪法的传统观点放到一边。我邀请你们以一种思考人的心理禀性的方式，来思考美国的法律制度。我们都知道，在一个人的外表行为之下，还潜藏着一个深层的知性结构指导我们的行为，这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多。我们称人格中的这个根基为“潜意识”。我们也可以称法律品格中的基本因素为法律文化的“深层结构”。这个术语来自语法学领域。诺姆·乔姆斯基把指导我们使用正确习惯用法的规则，界定为语言的“深层结构”。<sup>[1]</sup>因此，我让你们设想的第一个观念就是，影响和形塑法庭判决和律师决定的法律文化根基，与潜意识影响人的行为或深层语法影响我们正确运用句法的感觉，是相同的。

同理，经验也形塑了我们的个人潜意识，而美国法律文化的历史经验，则界定了法律制度的深层结构。依我看，美国法律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就是 1861 年 4 月到 1865 年 4 月蹂躏了这个国家的内战。这个内战源自一串目标，却结束于另一串目标。抵抗南方分裂的原初目的是保存联邦。随之而来及最终的观念，却是废除奴隶制，并将美国奠立于崭新的一套原则基础上加以改造。<sup>2</sup>

---

[1] Noam Chomsky, *Syntactic Structures* (1978).

## 2 隐藏的宪法

### 隐藏的第二部宪法的源起

内战导致一个新的宪政秩序。在内战后，重建法律秩序的核心是宪法重建修正案——第十三、十四、十五条修正案，这些修正案分别于 1865 年到 1870 年间获得批准通过。这个新法律体制的诸原则，跟 1787 年起草的第一部宪法截然不同，可称之为第二部美国宪法。这个新宪法实际上建立了美利坚第二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依据自愿联合、个人自由和共和主义精英政治的人民主义基础。而相对应的，第二部宪法的指导基础则是所有人的平等、大众民主和民族国家。这些原则彼此尖锐对立。要理解这两个美国观的明显对比，我们得简单解释每一组对立面，来一一复述它们的差别。

#### 自由选择对自我实现

1787 年宪法的序言始于“我们人民”这样的词语。人民，至少在想象中，是通过他们自己委派的代表在费城集会，来结成“一个更完善的联邦”，其重点在于自愿联合。我们人民选择了我们的政府形式。而经 19 世纪 60 年代的兄弟阋墙所界定的美国，不再是人民的自愿联合，而是作为单一的民族国家联结在一起。选择凸出了人民。而历史则滋养了民族国家的产生。在面临联邦解体的情形下，亚伯拉罕·林肯以及他那一代人认识到了密切联系——林肯第一个就职演说中提到的“友爱之纽带”<sup>[2]</sup>，——因此引导人们为保存联邦而战斗。因而，1787 年宪法代表了人民的选择。而内战后的宪法则建立在一种认识之上，即，美国内战经验的遗产，凝结成政府基本组织中的民族国家。

3

---

[2] 1861 年 3 月 4 日第一次就职演说。

## 自由对平等

1787 年宪法是对个人自由最大限度的表达,至少针对联邦政府时是如此。权利法案不仅保护了言论、宗教和集会的基本自由,而且,第一共和国宪章还保护白人自由掌握和控制其他人种,即黑人的生杀大权。而第二部宪法则致力于实现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权利法案所尊奉的个人权利,为个人独立自主开辟一个空间,免受政府的干涉。内战后的宪法所强调的不是免于政府干涉的自由,而是法律上的平等。国家不应该对我们不理不睬,它得比这个做得更多。它得保障所有人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

## 精英政治对大众民主

1787 年宪法牢固确立了精英分子的政府。它的模型是新英格兰的城镇大会。品德高尚的少数人,主要是白人有产男子,他们自己关心公共生活事务。如果这是自治政府( self-government),那么这个“自我”(self)的确还很有限。“民治政府”的观念在第二部宪法中具有不同的外廓。美德让位于优遇和政治术。少数人的统治,慢慢地、循序渐进地让位于艰难前进、跌跌撞撞发展的成人普选权。

这些就是贯穿本书的三个主题——民族国家、平等和民主。合在一起,它们界定了一个崭新的宪政秩序,这个秩序并非根植于 18 世纪后期反对英国的独立战争,而是根植于 19 世纪中期南北双方的内战。

除了这些引人注目的两重性,第一部和第二部宪法之间的其他差异也体现出来。第一部宪法是世俗意愿的表达:我们人民集会“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他们不认可任何高于他们一致达成目标之上的权力。他们思考的是未来,而不是历史的负累。第二部宪法则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八十七年”的历史已然在美国人之间结成一个有机的纽带,而国家在历史中有明确的使命。林肯表达了这个明确的使命,他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提到“上帝福祐下的

#### 4 隐藏的宪法

国家”。从人民主义到民族国家的变化，代表了一种从创立一个更好政府的世俗意愿，到接受历史责任和历史神圣使命的哲学转变。

所有这些主题，都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显示出来。林肯这两分钟长的著名演说，发表于 1863 年 11 月 19 日，当时正处在内战中期，他显然相信“世界将会很少注意到，也不会有人长久记住我们在这里讲过的话”。事实上，整个国家的确记住了，并珍爱葛底斯堡演说中的那些言辞，视之为美国社会崭新前景的表达。葛底斯堡演说中表达的主题，抓住了在内战后美国人向往建立新秩序的心思，他们渴望这个秩序，而这一秩序建立于这样的观念之上，这些观念完全不同于建立在 1789 年生效的宪法之上的共和国的那些观念。这个为数 268 字的演说，定期在学校集会上诵读，现已石刻保存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里，成为内战后美国的世俗祷告辞。每次诵读它，都会让我们想起我们对民族国家、平等和民主的共同责任。

葛底斯堡演说在我们的历史意识中，充当第二部美国宪法的序言。第二部宪法，最初在战后重建的各修正案中表述出来，醒目而清楚。然而，内战后占据美国人头脑的政府实用主义心态，以及人们经历多年的争吵和流血冲突后渴望妥协了事，这些使得新宪法隐而不现了。新宪法变成隐藏的宪法，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持续不断地影响我们。要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得了解内战中双方的意识形态冲突。表面上，问题不仅仅是联邦与分裂的大规模冲突，正如西奥多·帕克所称的“奴隶主势力”和“自由势力”的冲突。在未清晰表达的层面上，双方的冲突还集中在不同版本的法治上。

根据废奴主义者的道德观念，法律，完全意义上的法律，必须包含是与非的更高原则。<sup>[3]</sup> 宪法规则如果没能符合我们有关正义

---

[3] 对于内战中有关“高级法”思想与“法条主义”对比的详尽论述，参见，Robert Penn Warren, *The Legacy of the Civil War* (1961)。

的最基本理解,那么它们就没有活力。<sup>[4]</sup>因为第一部宪法包容了奴隶制问题,因此,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称之为“与死亡订立的合约”和“与地狱订立的协议”。<sup>[5]</sup>林肯在1862年9月签发《黑奴解放宣言》,以及在1863年11月发表葛底斯堡演说时,显示他也理解要将联邦奠基于高级法的原则之上。<sup>[6]</sup>

相形之下,南部邦联,即美利坚联邦国(CSA, 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的哲学,则强调了自治、主权的意识形态(不论其内容为何)。南方人目标的最好版本,是他们并非为奴隶制本身而战,而是维护他们的地方自治权,由他们自己决定是否保留他们的“特殊制度”。对他们而言,法治并非正义之剑,而是免受批评的挡箭牌。通过维持奴隶制,1787年宪法应该保障他们对该事务的主权。由于费城制宪者为了包容和团结联合,对奴隶制的是非曲直不作评论,因此,南方认为他们有权决定是否跟随世界潮流来废除奴隶制。<sup>[7]</sup>这种对待宪法和地方自治的态度,可以称为“法律工具论”,因为遵从法律规则并不被视为所有人为正义的追求,而是被视为反对一个集团将其正义观强加于另一个集团的抵抗壁垒。

对高级法原则的信念,也解释了林肯在战后为何要致力于为联邦确立一个新的立国根基。这也解释了林肯为何对正式的宪法

[4] 美国当代法理学中继承这一立场的是朗·富勒(Lon Fuller),他在《哈佛法律评论》上与哈特(H. L. A. Hart)进行了辩论。参见,H. L. A. Hart, “Positiv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 71 Harv. L. Rev. 593 (1958); Lon L. Fuller, “Positivism and Fidelity to Law—A Reply to Professor Hart”, 71 Harv. L. Rev. 630 (1958)。

[5] 参见,Warren, 同上注[3],第26页。

[6] 美国的高级法传统有多种形式。违宪审查的基础就是高级法传统。参见,Edward Corwin, “The Higher Law Background of the Constitution”, 42 Harv. L. Rev. 365 (1928)。高级法传统也是当代学者主张宪法基于道德准则的根据。参见,Ronald Dworkin, *Freedom's Law: The Moral Reading of the Constitution* (1996)。

[7] 南部邦联的宪法规定国际奴隶贸易非法。参见,Constitution of the Confederacy, Art. I, Sec. 9。

## 6 隐藏的宪法

制度,比如人身保护令,持随意的态度。<sup>[8]</sup>这也同样解释了为何国会中的激进共和党人在林肯被刺后,使用据称是非法的手段逼迫南方接受第十四条修正案。<sup>[9]</sup>对高级法的信念导致了这一观点:真理与正义必须胜过法律的俗套形式。

那些打着“替天行道”杏黄旗(高级法)征讨南方的人们,允许自己绕过法律规则。林肯本人就对宪法规则中保护个人自由的精密之处存有疑虑。他暂停了人身保护令的执行,将数以千计同情南方的北方人未加审讯而投进监狱。<sup>[10]</sup>北部联邦还取缔了一百多份报纸。相形之下,按照罗伯特·佩恩·沃伦的说法,持“法律工具论”的南部邦联,则比“得道多助”的北部联邦更坚持公民自由的诸原则。南部邦联只是在几次很有限的场合暂停了人身保护令的执行,他们并未取缔任何报刊。<sup>[11]</sup>也许南部邦联并不像北方人那样担心来自内部的异见。

内战后,这两种态度(对高级法原则的信念以及免受抨击的法律工具论)一再出现在有关法律和正义的辩论中,作为两个极端显露出来。当我们叙述林肯这一立足于民族国家、平等和民主之上的新宪政秩序的愿景之命运时,我们得记住这一点。

在内战后的重建初始阶段,诉诸高级法的道德感,也引发了激进共和党的政治策略。当国会采纳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时候,这种高级法信念还表现得很明显。内战后,第三十九届国会在南部十个州批准这一新宪政秩序的基础条款之前,排斥他们投票。有些学者声称国会有权迫使战败的南部各州屈从于和平条件。<sup>[12]</sup>还

[8] 参见,下文第二章的讨论。

[9] 参见,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 Transformations* 8—11 (1998)。

[10] 有关更同情林肯立场的观点,参见,Mark E. Neely, Jr., *The Fate of Liberty* 131 (1991)(作者认为那些被中止人身保护令的绝大多数人是逃兵或逃避征兵的人)。

[11] 参见,Warren, 同上注[3]。

[12] 参见,Michael Les Benedict, “Constitutional History and Constitutional Theory: Reflections on Ackerman, Reconstruc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108 Yale. L. J. 2011 (1999)(援引了“成王败寇”原则)。

有一些人则辩称,第十四条修正案的修订合法性,可以不经严格遵从宪法第五条的严苛规定,而经由事实存在标准而获得。<sup>[13]</sup>按我的观点,最好是把这视为第三十九届国会,出于对平等的更高原则信念,以及视为北部捍卫全国团结的信念,为新的宪法所奠定的一块基石。

然而,南部邦联的法条主义观念继续存在于战后司法界。在南方投降几十年后,第一部宪法中的“州权”和“地方自治”的价值观,在司法中获得新的活力。诉诸这些内战前的口号,部分出于热切维系历史的延续性。内战后,我们还看到了法律思考的第三条道路——在诉诸高级法道德感的一端,与将其包裹于权利和自治用语中来抵制批评的法条主义一端两者中间的“实用主义”道路。实用主义法律思想,以其对意识形态极端观念的怀疑态度,是作为内战中的一代战士们试图治愈和克服兄弟阋墙创伤而出现的。<sup>[14]</sup>

内战后重建南部的大胆计划,依据民族国家和平等的原则,遭到了内战前就已经生根的顽固观念的抵制。最高法院判定旨在消除公共领域内种族歧视的第一部民权法案无效,大法官们试图限制宪法修正案第十四条中“平等保护”规定的适用范围,使其至多适用于各州所支持的种族隔离法律。<sup>[15]</sup>甚至是官方采取的隔离也最终被批准,这暂时挫败了林肯的“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的国家愿景。<sup>[16]</sup>

司法判决可以限制高级法的原则,但不能消灭它们。即便是法官跟新的宪政秩序背道而驰,内战中阵亡的六十万将士赋予其神圣意义的第二部宪法,仍在美国政治文化中岿然不倒。内战宪法成为另外一个宪章,成为我们隐藏的宪法,在幕后等待着更为合适的时机,步入司法辩论的前台。

民族国家、平等和民主的原则,在法院以外的领域得到表现。

[13] 参见,Ackerman,同上注[9]。

[14] 这一主题在第十一章将进一步讨论。

[15] 对这些主题的完整讨论,参见第六章以下。

[16] Plessy v. Ferguson, 163 U. S. 537 (1896).

最重要的是自内战以来的各条宪法修正案。从 1865 年到 1993 年之间,共通过了十四条宪法修正案,这种不引人注目的修宪方式,显示了最早从葛底斯堡演说中开始的有系统的重建美国形象的努力。这些修正案扩大了选举权,加强了政府的权力,而且,作为对实际中何谓平等的政治解释,这些修正案表达了对弱者的同情。它们实现隐藏的宪法所暗含的目标。它们都旨在促进民族国家、平等和大众民主这些价值观。

即使是那些不断提议,但尚未得到国会所需多数通过的修正草案(比如保护犯罪受害人和保护国旗不受亵渎的提案),也表达了内战宪法所致力的原则。正如饱受诟病的禁酒修正案,所追求的是保护意志脆弱之人不受酗酒之害,犯罪受害人所发起的运动,则激起人们去保护那些受到犯罪行为侵犯的弱者和无力反击的人。犯罪受害人较权利法案关注的犯罪嫌疑人,更应得到同情。

引起争议的保护国旗修正案,也同样表达了隐藏的宪法的精神。国家的象征需要保护,以便促进国家的价值观。这些都是根植于我们意识之中的宪法要旨,但在立法中尚未完全实现。

对犯罪受害人的关注,体现了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平等政治的最大主题。将法律上的保护,延伸到弱者和无力反击的人身上的努力,是源自内战后的平等主义哲学。平等,意味着无论卑微之辈还是强势人物,都应该在美国拥有一席之地。内战之后,社会立法开始出现。当时,国会制定了福利法案来抚恤战争寡妇和孤儿,而且,采取补偿性措施来保障已解放黑人的未来。<sup>[17]</sup>这些政策在法庭里受到一些挫败,但最终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在社会福利立法中获胜。这些政策至今仍以联邦法案的形式继续展开,以促进工作场所的平等,保障处于竞争劣势者的权益。

当今一些政策的根基,源自残酷内战后所出现的宪政秩序,然而,由于受到法院的抵制,这反而变成了我们不曾明言的承诺,成

---

[17] 参见, Theda Skocpol, *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2)。